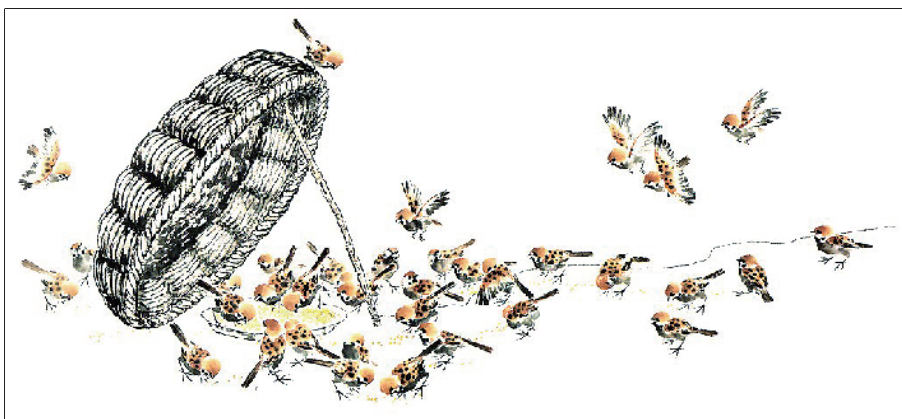


捕麻雀

在农村,麻雀是一种最普通、最常见的鸟。平时在牛棚的食槽内外,院子里猪食盆周围,树木的枝丫树冠,到处可以见到成群的麻雀,少则几十只,多则上百只。特别在早晨人们抓米喂鸡的时候,它们几乎是和鸡同时飞落在院子里,夹杂在鸡的中间争抢着吃食。如果你想把它们赶走,它们顶多会不情愿地飞起几尺高,而后没过一分钟,又迅捷地直落下来,继续和鸡共进晚餐,直到吃饱为止。

到了深秋,庄稼上场后,更是麻雀丰羽足食的好时期。看吧,这儿一堆,那儿一垛,满场全是麻雀吃食的好地方。为了驱散麻雀避免其糟蹋粮食,我父亲和大哥还专门在庄稼垛上制作了稻草人,并给其穿衣戴帽,在臂的末端还绑上一个随风摆动、抽打的鞭子,胆小的麻雀,以假当真,带着恐惧远离庄稼垛,但多数麻雀好像已经识破了这设置的假相,也就盘踞在庄稼垛上,照吃不误。人在场还好,如果场上没有人,整个场上就



成了麻雀的世界。如此状况,一直可以持续到场上的庄稼碾打完毕、粮食入仓为止。之后,麻雀只能在场上吃食一些碾打庄稼时撒落下的秕谷碎屑充饥。

麻雀最难过的日子是冬季降雪之后。那时大地满目皆白,原本冬季就很少有它们吃的东西,此时便是万物皆无。它们只好饿着肚子等待时机!于是我和村里的二旦、胖墩儿、金锁、狗娃等小伙伴,抓住有利时机,商量捕捉麻雀的事儿。我们在院子里的雪地上,用扫帚扫开几平方米的一块地方露出地面,然后在地上栽一截约半尺长的铁桩,铁桩上套

一铁环,再用细麻绳将铁环和一根两米左右长短的细木杆的中段固定。木杆的一端栓上一条四五米长的绳子,我们紧握绳子的末端,然后蹑手蹑脚地隐藏在门洞或牛棚等暗处,靠近木杆的前面撒上几把杂粮。此时,我和小伙伴们连大气也不敢出,都目不转睛地偷偷盯着那片撒粮的地方。不一会儿,早已饿急了麻雀,三三两两接连不断地飞落下来,在我们设置的那片地方,拼命地用它那尖尖的、硬硬的小嘴啄食着地上的食物。不一会儿,几十只、上百只麻雀都不约而同地汇集在一起,互不相让地争抢着吃食。这时,我和

小伙伴们认为捕捉麻雀的时机已到。于是,我们稳住神,用力一拽手里的麻绳,整个木杆就重重地撞在了专心吃食的麻雀身上,有的甚至头破血流。除了觉察到形势不好,提前飞走一些,其余的全部葬身在吃食现场。“鸟为食亡”之说,确实不假!类似这样的活动,我们每年到了雪盖大地的时候,都要搞几次。

以前农村的儿童小时候玩的东西不像现在这么多,捕麻雀也算是童年的一大趣事,现在,时代在发展、社会在进步,麻雀成了国家二类保护动物,现在捕杀和贩卖都是违法的了。

文/武俊林

粮票

暑假回老家收拾老房子,从抽屉里翻出几张粮票。有几张的材质是白色塑料的,年代久远了,原本的纯白色已变成暗黄色,边上原本鲜红的长方形框框,已变成颜色不再鲜明的暗红色的了。还有几张是纸质的,褐色的底色,中间淡绿色的字体已褪色了,粮票整体毛毛糙糙的,我一张张地翻看,有壹两的,贰两的,一斤的,面额不一而足。

我小的时候,家里还有粗粮票,细粮票,小米票,大米票,各种各样的粮票,人们要买粮食就得分门别类地拿出各种粮票。

1986年,我考上高中,每学期都得骑着大金鹿牌自行车,从家里捎上两袋小麦,去学校食堂换粮票。

两袋小麦最终换来一摞粮票,壹两的,贰两的,肆两的面额。那个时候女孩子一顿用一壹两粮票,最多用贰两粮票。男孩子基本上一顿用肆两粮票,有的饭量大的男孩子肆两根本就吃不饱,熬不到中午,肚子就开始饿得咕咕乱叫。在物质相对缺乏的年代,馒头是主食,菜品基本上是萝卜,白菜,零星飘点肉片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。

1993年,粮油实现敞开供应,粮票已无用武之地,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,“票证经济”就此落幕,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找不到粮票发愁了。

改革开放之后,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地提高,物质生活前所未有的丰盛,粮票成为了历史。



随着大型超市的兴建,鸡鹅鸭肉,各种蔬菜,粗粮、细粮应有尽有。

儿子没见过粮票,我对他解释粮票,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他们这一代生活在蜜罐里,不可能理解物质贫乏的年代,粮票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。在他眼里,这些粮票就如同老古董一样,蒙上了

历史的尘埃,粮票已是过去一个时代的见证,被滚滚向前的开放潮流掩埋在悠悠岁月里。

在我的上一辈,粮票曾是主宰,到了我这一代,粮票在青春时代风光一时,就消失不见了,在我的孩子这一代,粮票就成了稀奇物件,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上。

文/宫佳

缝纫机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姑娘出嫁都兴陪嫁三件:电视机,自行车,缝纫机。母亲却在一件都没有的情境下出嫁,婚后,母亲心心念念的是一台缝纫机。

那时我已经记事,母亲攒了多年的钱终于够买一台缝纫机。当那个庞然大物搬到家的时候,母亲的步子轻快了,邻里也如同看稀罕似的,围着缝纫机啧啧赞叹。

有一次,我在外面玩耍时把衣服划破了,胆战心惊哭着回到家,母亲发现后丝毫没有责怪我,而是说了声“破了补补就是了,哭啥?”说完,母亲坐下来,脚踩在缝纫机踏板上,把破了的衣服放平在针头下,母亲用手轻拨一下右侧的小手轮,缝纫机就“哒哒哒”地开始工作了。随着针头的伸缩,衣服很快缝好了,我不由得在赞叹缝纫机的神奇。

过年时,一家人的新衣服,都是在缝纫机下赶出来的。凝神在母亲的劳动中,任凭那一根线游走在布料之间,望着成品的衣裳,我们不住嘴地夸母亲手巧,缝纫机神奇。当我家有了新房,床罩、床单、被套……伴着幸福的时光在缝纫机下成型。宁静的夜里,为了给姐姐缝制嫁妆,缝纫机“嗒嗒嗒”的响,美妙的声音向四周散开,闯进我的梦里,留下那独有的回忆。

那时候写作业,我们挤在一张课桌上。母亲看我们挤得难受,便将缝纫机放到台面之下,就成了一个很平整的课桌。我和弟弟妹妹因为争抢“课桌”而吵架,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作业,而是满足好奇心,尽管缝纫机皮带摘下来,我们还是很乐意地踩着空板,听缝纫机“吱扭吱扭”地转。

平时不忙的时候,邻里拿着布料找母亲帮忙,母亲热心肠,谁来就帮谁,从未拒绝过她们。缝纫机欢快地唱着歌,左邻右舍听着声音笑开了花。缝纫机给我们家,也给左邻右舍带来了许多方便和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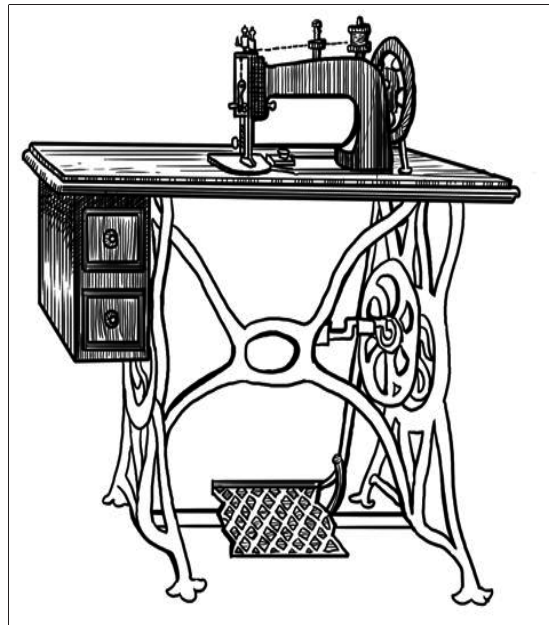
多少年来,母亲如同珍惜一件宝贝似的,爱护这台缝纫机。每次用完,母亲擦得干干净净,擦过的机身都能照出人影。几年过去了,那台缝纫机依旧像新的一样陈列在屋子里。

我对缝纫机有着极大的兴趣,那是从母亲用缝纫机时开始的,母亲曾告诉我离缝纫机远点,越不让我碰,我越想去触碰它。等母亲去地里浇地,我的机会便来了,找来一块儿废布,学着母亲的样子,穿上针线,将布放在缝纫机上,随着“哒哒哒”地转动。布上全是大小不匀的针线,等缝纫机转不动时,我朝外望了望,好在母亲没回来,我如小偷似的,将它恢复原状。

后来,我才知道母亲不让我碰缝纫机的真正原因,离我们不远的村子,有小孩儿摆弄缝纫机时,将手扎伤。知道原因后,我为那次独自偷偷用缝纫机而后怕。

如今,缝纫机行走在我童年记忆里,成了那时最美的时光,最美的时光里藏着母亲最美的年华。如今,缝纫机虽然已淡出我们的视线,回忆里却依稀响起“哒哒哒”的响声,关于缝纫机的记忆里泛着母亲的温暖,让我幸福一生。

文/王会敏

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奔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 bfbcyws@163.com